

锦绣海南

海底村庄

同题诗(69)

东寨港琼北地震遗址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东寨港曲口圩北约2.5公里海底,为海南地质遗迹景点,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个历史上陆陷成海的地震废墟,这是400多年前的一次罕见的大地震造成的。

据《琼州府志》《琼山县志》记载,明代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琼北地区发生了7-8级大地震,造成地陷村没,所有建筑物倾塌,形成东寨港琼北地震遗址这个闻名省内外“海底村庄”遗址。遗址水下分布有古民居、墓葬、牌坊,散落着石板、石柱、砖瓦等建筑材料以及宋、明时期的碗、瓶、碟、罐、盒、盆、缸等陶瓷器。

该地震遗址既是自然景观也是人文景观,具有人文历史、地震科普与警示教育双重价值。如今,该址及其周边村落,成为游客竞相探访的打卡地。

沉没与新生

朱美花

潮水退去时,东寨港的海滩裸露出一片被腌渍的土地。半截明代石柱斜插在淤泥里,红树林的气根像老人布满青筋的手。藤壶在青砖缝里安了家,贝壳碎片铺成的小径上,偶尔能跳到几粒炭化的稻谷——这应该是四百年前那场大地震留下的残章断句吧!如今这里却成了潮汐与红树林争夺的战场。

万历三十三年那个夏夜,琼北的地底传来闷雷般的轰鸣。72座村庄像被一座无形的大手摁入海中,林市村的盐田、禄尾村的祠堂,连带着晾在竹竿上的婴孩襁褓,都被咸涩的海水吞没。地方志里“地裂水涌”四个字,盖住了多少家的哭喊。刻着“千灾不浸”的朱漆门板在海浪里沉浮,最终卡在珊瑚礁间,成了对灾难最辛辣的讽刺。

“海底的村庄还活着。”86岁的王家道老人对我们说。为此,他写了一本科普读物《海底村庄的故事》。我们到达林市村时,林市村海底的房梁被海蛎子包裹得严严实实,樨卯街接缝里住满了透明的小虾;禄尾村的陶罐内壁结着盐霜,四百年前没来得及开封的米酒,早被海星喝了个精光。最奇的是每年清明节前后,退潮时会露出几道笔直的沟痕——明代农夫夯实的田埂,正巧对着如今红树林育苗的垄沟。

地壳断裂的痕迹(铺前断裂带)以及海沙里明代瓦片和珊瑚碎屑层层交叠,红树林种子不偏不倚落在沉没的墙基裂缝里,硬是把废墟长成了防风消浪的绿墙。那些当年让村庄陷落的裂缝,如今靠着最新款的地震监测仪,钢制的探头和四百年前的碎瓷挨得那么近,近得仿佛能听见古今防灾的对话。

现在的东寨港,咸腥的海风里裹着游客的惊叹。年轻人举着防水相机拍水下若隐若现的屋脊,孩子们在玻璃栈道上比赛辨认青砖的花纹。当年吞噬房屋的海湾,如今托着全国最大的红树林保护区,白鹭掠过地方,既漂着塑料浮标,也沉着半扇雕花窗棂。

潮水每天都会来擦拭这些伤口,把尖锐的往事磨成温润的传说。红树林的新根缠住明代石白的裂缝,就像母亲给受伤的孩子包扎伤口。当黑脸琵鹭站在如今的蚝桩上梳理羽毛,这片海域给出了最朴素的答案:大地裂开又怎样?生命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正如四百年前沉入海底的门匾与今日抗震建筑的钢架共存一样,自然的暴烈与人类的韧性,最终在时间的长河里达成了和解。

1605年的那场剧震,以毁灭性的力量改写了琼北的地理版图,却也在时光长河中孕育出独特的生态——文化景观。林市村与禄尾村的沉没与重生,不仅警示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更彰显了文明在灾难中的韧性——当明代石雕与红树林根系纠缠共生,历史与自然在此达成了某种永恒的默契。这片遗址,既是地球运动的鲜活档案,也成了人类与灾难对话的精神地标。



海底村庄：

人文遗产与地震地质“活化石”

陈波来

除了未来,村庄不可能建在海底,海底也不会长出村庄
眼前,祠堂与家园还在海水漫漶,像反复地淹没或呈现
只是回家的路,无人踏拭接近登顶,多少勇者猝然倒下
冰雪的埋葬或容留,虽死犹生,并非完全消失
是了,是洋溢着人间欢声的村庄
用整片大海来接受那一场近乎彻底的失落

余正斌

当月光避开时间之后炊烟熄灭,灯的方向在大海深处,曾经的喧嚣被潮涨潮落淹没

这里曾经山河哭泣,陆陷沉海所有的一切,都始于那一场没有征兆的大地运动脚底的村庄被时间一脚踩空

我时常来这里,是瞻仰前人也是在反思今世我小心翼翼地看护着脚下的尘土、野花,和路边的椰树

我知道,这些都不属于我这是先人们用生命种养的果实也是他们,或者她们生命在这个人世间的延续

冷阳

如果村庄生存在水下会是什么?如果树木站立在水下会是什么?如果人长眠于水下会留下什么?

这是东寨港附近的七十二个村子

这是四百年前的“海底村庄”逝去的人,已经变成鱼骨化石站立的树已经腐朽,或者成为老船木更加结实沉默的村庄,偶尔有鱼游过

庭院呈现出安静中的生动陆地上有什么花开海底村庄将对应开什么花

如果在陆地上开一株凤凰木海底将会开出一掬火红的珊瑚

在村庄的道路旁摇曳仿佛给远方的亲人招手

韩芍夷

1605年7月13日晚9点到11点这个时刻对海南岛来说是镌刻在地表上的深渊72个村庄瞬间下陷入海悲绝的海啸声岸边红树林的根系在诉说海底打捞上的石白在诉说龙尾古桥在诉说

海底村庄伤口溃成的镜像民居 戏台 古庙被鱼虾穿梭成龙宫被时光凝结成谜退潮后裸露的真相是灾难的言语警示 地心的呼吸像人类一样读懂地壳的心跳让电磁波与地震波赛跑地震人毕生致力的生命至上

刘东宏

据说海晏风清夜阑时刻人影晃动琼山县志他们正在穿过明朝万历三十三年子夜

在演丰镇,波澜是阵痛鸥鸣是另一种惊慌美人鱼常常在东寨港上岸驮着拱门石像瓷器琼北口音四百年以来不变北纬20度不变大海汹涌没变犹似初衷不改在海南岛语序上等你要说一说那一场天崩地裂逐次指给你看那七十二座村庄白帆翕忽真情不改,深情不变

万宇轩

这是我第一次走向你我们都是她的孩子

故人把曾经罗列在后岸听闻彼岸的心跳时间藏在白云的怀抱里未来翱翔的身姿是我的眼睛

退潮了我要走到龙尾桥的另一头赶路的书生有些絮叨背影在夜晚后的潮水中模糊

我踏上回家的路碎片的生活在耳边轻叹握了握苍老的手,即将告别青石台上落着悠悠轻雨

彭桐

闪电映照了浪头浪头,砸翻了屋顶屋顶,无奈,轻吻了海床这片花鸟世界,陷入静寂的荒芜

东风邀约了诗人诗人用手机,还有AI作母语试图唤醒沉睡了四百余年的梦海面无风,可一层接一层的微纹在眼前,轻快地唱起了歌谣

如果……如果能从一滴水里打捞出闪电如果能将颠倒的世界恢复就能,听到当年相闻的鸡犬声还原那晚的月光还会听到,一位椰林小妹的心跳

可是,夕阳不语鸥鸟,在我泪眼里飞

苗红军

明朝的某个日子突然塌陷七十二个村庄坠入深渊老海龟驮着支离破碎的记忆每一块甲片都是岁月的结痂

阡陌上海马在踱步海葵读不懂牌坊上裂开的字石井里躺着渴死的贝壳

退潮时石板路拱起鱼脊石棺里空响着海潮的余音石磨盘将落水的星子磨成细沙瓷碗片拼着万历年间打翻的月光

海蛎子紧紧抱住倾倒的墙门环等待潮水再度敲门时吱呀、吱呀——咳出了一声声历史的回响

红树林把根扎进新旧时光的缝隙栖息枝条的海鸟用喙啄破一片片暮色

北斗星是枚永不沉没的钓钩把沉没的村庄一寸寸钓回人间

苏贻

这风,是来自何方又将去向何处这海,见证了多少故事又承载了多少人文又在追寻什么或许风早已习惯了这片海退潮后裸露的片片石质物件:春米臼、石墩、陶罐、瓷盘……

犹如电影在眼前放映着四百二十年前海面波光粼粼像一面巨大的铜镜映照着云影的变幻莫测一瞬间,大地颤动,云在哭泣海在崩塌,人影摇晃吞噬东寨港周边的七十二个村庄一半沸腾一半冷却形成了红树林根系中的海底村庄

潮起潮落、渔网渔歌徘徊在这片海的地平线安抚着每一个前来的灵魂也记录着来来往往的人们我们和海风牵着手你们被太阳拥抱着他们与琼山县志对话从此这片海底村庄托举起崭新的生命

章之乐

很多年了,等待村庄浮出海面水下积久的日子,肺礁化了所有的风景,过早腐蚀有些刀刻的墓志铭放大成了字画,喧嚣起浪花浪静时,枝头的鸟开唱了

任凭暴雨,飓风村庄静寂依然阿婆的绣花针掉了阿公摸索起时,已成石杵那雕花的贝壳,夹杂了槟榔花

在静寂的时空中,转眼五百年

地壳十万里,比乌云更厚实预设了数百年的炸雷海啸的天空,看不见岸礁太阳出来时,炊烟成了云彩

所有的人,在天空徜徉偶尔坠枚铜钱,写着万历年间

从没有山神或海妖在地下隐藏的抗衡里所有人,只是尘埃砂粒在无忧无虑的过往里

潮落时,村庄依然汐涨后,一切悄然入梦



同题诗